

世界何去何從？

曾澍基 (www.sktsang.com)

3/1/2012

既暗亦明的時空

世界政經體系正處於亦暗亦明的時代空間。

2008 年第 3 季爆發的金融海嘯，令全球震盪。美、英、歐法寶盡出，力保銀行及相連機構；其中貨幣量化寬鬆產生大量游資，部份沖向亞洲，後者經短暫驚覺便須推出防洪措施，¹ 北非中東卻無此「幸運」。

長波下浪的第二階段，由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主導；其實，美國財政狀況也很糟糕。歐元區若不淪陷，金融炒家的注意力將返回美國。

矛盾在於：美歐偏差的宏觀經濟政策，根本未真正考慮對世界其他領域的影響，它們都自顧不下。無論如何，民眾耐性已跌至近零，唯有作出必需反應！

有幸有不幸：一線光明

先進金融資本主義在史無前例的挽救措施之下，宣傳改革靠邊，貪婪重現，終而引發「佔領華爾街」的一線光明。² 比較進步的經濟學者如斯蒂格利茨主張政府應以就業為本，³ 華爾街保衛者則強調穩定金融及財政，削減赤字，弄好銀行業資產負債表。爭論換作人與制度的矛盾。

另一方面，中東北非年青一輩對黑暗忍無可忍，⁴ 茉莉花革命登場創造突破，但傳統勢力並未告別。

東亞的防洪只半力而為，以中國為例，不乘勢「趕美」尚待何時？⁵ 金融海嘯之前的過度投資，於 2009-2011 再上，地方政府更妄顧安全，利用投資平台漏洞，開啓夜車，中央部門眼睛也半開半閉。

但是，所謂游資，並非漫無目標。東亞的資產泡沫，經「醒目錢」(smart money) 推高便抽身回套，股市先下墜(見列表)，房地產亦變成部份負擔。⁶

表一：金融海嘯後的股市

股市指數/時間	海嘯最大跌幅 (以 2008 年 5 月 為基點)	其後從低 點反彈	2011 年 12 月 29 日再跌(從 反彈高點計)	2011 年 12 月 29 日(比較 2008 年 5 月)
道瓊斯工業平均	-50%	+93%	-4%	-6%
摩根史丹利亞太	-54%	+99%	-20%	-27%
香港恆生	-57%	+118%	-25%	-30%

註釋：選 2008 年 5 月作為金融海嘯前的基點，因為三個市場都從歷史高位調整後回升，未知「苦之將至」。百分比皆屬約數。

中國發展的矛盾

中國經濟於 1978 仍近乎爛攤子，30 多年躍升至美國也顧忌的對手，難說不屬歷史奇蹟；更奇是它政治以至社會體制改革的滯後，竟可持續甚或惡化。民主進程何其漫長。

2004 年，我寫過篇感想，⁷ 提出中國可能被世界「寵壞」(spoiled) 的假說，⁸ 但對胡溫領導層「和諧社會」目標抱點寄望。到如今，連串失望沖淡了表面的經濟「輝煌」。

中國 13 億人口，克服幾百年發展衰敗，談何容易。此乃中華民族每一份子共同挑戰，而非共產黨的黨務。所以我雖不是中共同路人，亦未機械地反共/抗共。歷史有所謂「路徑依賴」或無可逆轉性；過了路口，就向左或向右，後面變作塵封。

大陸貪腐問題早已路人皆見。朱鎔基也說過：中國什麼都是假的，只有貪官才真。十幾二十年沒大改善，你可以說中共無藥可救，出路在起義和革命。

比較短期而不夠「理想」的觀點：由於革命與社會主義計劃歷史所使然，中共官僚科層太繁複；若受熱情驅動，或會愛民如子；否則就化身成弄權和食利者。故此，地方政府精簡化和民主化乃相對的實用對應，中央政府亦開始這類改革，成效至今有限。

中國經濟增長幾乎是直速式：從零至 100 公里需時很短。中共領導層對歷史急劇變遷，應也驚奇吧！它大概無暇拆掉或切實改革過時的地方權力架構，養出了大批省縣和以下貪腐弄權者。

我仍在浸大教書時，某課談及中國之五級政府結構，與現代化三級制不接合，引致食利階層蟲生。半說笑我表示：「殺」了七成地方官僚便解決主要困難。⁹ 即時一位內地學生跟我辯論，指我憑什麼如此評論，我強調「殺」是撤職意思，她仍不大高興。

隔了夜，我收到她的電郵，向我道歉：語言欠禮貌，且跟為縣級高幹的媽媽通過話，後者回應是：曾教授有說錯嗎？我以她為傲。

知道還是不知道？

陸豐烏坎村的抗爭，屬最近例子。據有線電視報導，處理事件的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表示，「群眾最可愛、可敬、可親、但亦最可憐，但群眾亦最有力量。一旦被激怒起來了，就知道甚麼稱為力量。」

我於臉書上載這帖子時，標題是：現在才知道？其實問題根源在於架構，解決方法是地方政府的精簡化與民主化，消滅貪腐的成因。群眾力量湧起之時，結果官僚絕難控制。

這種表面對應，會否反口覆舌、秋後算帳？中共靠什麼起家？

歷史變作循環式諷刺，抑或薛西弗斯的徒勞？我既粗略又帶些少創造性的預計乃石頭如推「過」山頂，將是另一番境界；神話可以休矣。

至於香港

香港受到的震盪，多重而迴旋升降。作為小型開放金融中心，先是恐懼，一些高官表示情況可能更差於 2003 年 SARS。2009 年下半年，資金從西從北湧入，高級房地產屢創天價。¹⁰

跟後，通脹來了；零售租金及來料成本上升，部份唯有轉嫁消費者。八/九十後青年如果不憤怒，知性何在？

長波第二下浪開展，既得利益者會先保衛近期利益，那管來自何處。調整痛苦先由無或缺權者承受，除非他們發聲。

對抗難看透的現實

亦暗亦明。看穿了才知應對，但前景有點撲朔迷離。民眾醒覺程度上升，抗爭不絕，反正忍受的代價可能更高。

水晶球我未找到。既掉進黑暗洞穴裡，後面陰風陣陣，似乎就只有一個方向：往前。

註釋

¹ 曾澍基，〈百年一遇的世界經濟危機〉

(<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Tsang-crisis-20110722.pdf>)

² 曾澍基，〈歷史在震動 - 佔領華爾街的意義〉，2011 年 10 月 23 日

(<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Tsang-OWS-20111023.pdf>)。

³ Joseph Stiglitz, “The Book of Jobs”, Vanity Fair, January 2012

(http://www.vanityfair.com/politics/2012/01/stiglitz-depression-201201?fb_ref=social_fblike&fb_source=profile_online)

⁴ Tsang Shu-ki, “The Jasmine Revolution and demography”

(<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JR-n-D.pdf>)

⁵ 我已預先警告不要如此：曾澍基，[“從長遠看世界與中國經濟 - 現場的演譯”](#)

(11/10/08) (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CBC_sktsang_081011.pdf) ["HKEJ Video 1"](#) ["HKEJ Video 2"](#)

⁶ “China’s Ghost Cities and Malls”

(<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PILhiTJv7E&feature=share>)

⁷ “The superpower and the superpower-to-be”

(<http://www.sktsang.com/RF/Superpower-to-be.pdf>)

⁸ 中國近乎破產的銀行體制，在 1999 年至 2006 年大翻身。四行分別上市，即外

資成股東。可參考我的一篇文章：

<http://www.sktsang.com/RF/Notes-banking-rescue.pdf>。

⁹ 這有前科。據內地友人告知，朱鎔基曾將廣東某鎮百分之九十的官員撤換，留下百分之十作人證或行政延續。但若空間無民主體制填補；過後就依然固我，甚或更差。

¹⁰ 就香港經濟發展，我一直認為特區須保持「相對完整性」，甚或效法歐洲的瑞士。近年文章可看：〈香港經濟轉型的歷史弔詭〉

(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Sktsang_090922.pdf)；〈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：結構轉型還是結構解體？〉

(<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1997-2007.pdf>)。其後都編為書本章節，不一細述。我此類言論或會被某些親共人士視作有「港獨」傾向。